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補  
第四十八回 過除夕了結絳珠緣 撕改冊驚醒紅樓夢

話說黛玉要把各人的詩請教社外人評閱，湘雲指出一個人來，大家問他是誰？湘雲道：「就是我和瀟湘妃子在卷簾底下聯吟，他來續完三十多韻五律一首的檻外人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果然想的不錯。既是那麼，要一手騰了出來，不必提明那一首這一首是誰的，就這二十六首詩，秉公定了甲乙，看誰的壓卷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猜妙師父評起來，還推《薄寒》這一首為全璧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的《細雨》收這兩句，用梅花詩『定有詠花人』五字，想要拍到細雨上甚難，下句忽接『春帆』二字，竟把細雨直抬出來。同邢大姊姊《綠苔》第三聯一樣，皆用成語，卻極自然，可謂神妙直到秋毫顛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史大妹妹的『坐久香清』、『夢回林靜』，一個『篩』字，一個『逗』字，直把疏籬刻劃入微，也敵得住了。就是紋妹妹的『幸不折來』四字，用杜少陵《看梅》詩，恰好接上竹『報平安』，巧也巧極。」寶琴道：「二哥哥的『一枝春壓翠雙翹』還不出色嗎？」探春道：「便宜了二哥哥，偏留這個他得意的題給他。」香菱道：「你們要寫，我就帶去，明兒早上可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忙什麼？你去消消停停寫就是了。認真像舉子入了場，要緊看榜嗎？」當下丫頭們收拾開了筆硯，管家媳婦上來安放杯箸，各人隨便坐下。黛玉先笑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告訴枕霞舊友。昨兒鬧了一天，今兒又接下去攏了一社，擾了你的東，也算盡興的了。可惜，借東風的人倒沒有在座。」眾人聽了一笑。黛玉又道：「這會兒再要猜枚行令，鬧這些討人厭的事，可不能遵教的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不借此消消長夜，你趕緊回去，到底有什麼乾？既是你厭煩這個，可叫清音女孩子來唱幾支崑曲，這樣冷靜酒可吃不慣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一時喚到慶齡、遐齡這班人來，斟酒唱曲，暢敘盡歡。又在席上取各人做的詩互相評論一番，約交二鼓已散了席，書不冗敘。香菱次早起來，便把二十六首詩端楷謄清，交與黛玉，打發老婆子送到太虛宮去了。

這裡寶玉連日又到天齊廟走了幾趟，至懺事圓滿，完了心願。看看殘冬將盡，榮府料理過年大小一切事務，正在忙亂。

所有發給族中銀本，陸續發運開張，除承領總數已經結算外，尚未送到支用清冊。若起造太虛宮及彩飾宗祠房屋工料細帳，濟貧四局支銷費用，須逐一查對找發。又添了許多莊子上完納租稅，也要查銷發給各倉廩上分別收貯。還有北靖王、南安郡王、樂安郡王、永昌附馬、錦鄉侯、臨昌伯及諸王親、蔭襲、勳戚世交，平日來往文武官員仕宦之家，以至親友宗族，皆須查照饋送年禮舊規，從豐備送。榮禧、榮慶堂，各院落堂屋、書房，賈母、王夫人處，及園內瀟湘、蘅蕪、怡紅三院，嘉蔭堂、綴景閣、秋爽齋、紫菱洲，並常有人坐落之處，添換燈彩鋪墊，早有經管家人媳婦開單回明鳳姐置備領價。家塾代儒束■，門客相公詹光、程日興、王爾調、單聘人、卜固■並各伙計勞金，分別查明找送。廚房買辦，及各行當領帳，過年家人媳婦、老婆子、丫頭、小廝們賞賜，亦須按照預備給發。諸如此類，年前應辦之事，不下幾千百件。鳳姐與平兒兩個振作精神，盡心辦理，每夜熬至更深，毫無倦意，不比先前這一兩年，多病心煩，苦於支持。

獨有寶玉給假在家，清閒無事，外邊不是十分要緊地方，亦不出去應酬，惟天天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過了安，只在黛玉、寶釵，並晴、鶯、襲這幾個人屋裡玩笑適情。有時也到紫菱洲、秋爽齋，與湘雲、岫煙、探春姊妹敘談。

一日，到湘雲處見剪了滿桌的五色碎絹，寶玉笑問道：「你們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岫煙道：「老太太留史大妹妹在這裡過年，前兒打發老婆子到他家去告訴這話，他嬌娘已應許的了，他高興起來，要我和他紮百花燈，明年過燈節玩兒，還要你們大家從他的興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喜之不勝，道：「我也想玩這個。」便叫翠縷：「去瀟湘、蘅蕪請兩位奶奶，同三姑娘、大奶奶屋裡兩位姑娘，都到櫳翠庵去。說我和你姑娘同邢大姑娘都在那裡等著呢。」湘雲道：「為什麼要到四妹妹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四妹妹靜守禪關，前兒社裡都不肯隨興，咱們偏要去鬧他。」說著，便催同走。

當下三個人來到櫳翠庵，見惜春煮茗圍爐，炕桌上攤了一張本色紙，人畫在旁研墨，在那裡白描「除夕賣呆圖」。湘雲道：「四妹妹倒先在這裡寫應時景的畫幅了。」惜春擱筆讓坐。不多幾句話，早見寶釵、黛玉、李紋、李綺、探春陸續都到。

湘雲笑道：「你們瞧，發符召將也沒那麼快。翠縷算是二哥哥一員旗牌，令箭傳去，兩位奶奶火速的趕到轅門聽令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只道四妹妹這裡有什麼商量的話，所以就趕了來。到底你們又要幹什麼呢？」

寶玉道：「剛才我見邢大姊姊、史大妹妹在那裡紮百花燈，咱們各人想出一件來，預備明年鬧元宵。」眾人聽了，也都高興。李綺道：「邢大姊姊紮百花燈，我紮『雙鳳雲中扶輦下，六龍海上駕山來』賽他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紮四十匹竹馬，叫小丫頭們騎了串馬燈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紮四十座燈台閣，扮的『安福門宮女踏歌』、『樂昌宮主破鏡重圓』、『白馬馱經』、『青藜照讀』這些故事，都要本地風光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去定制幾十架煙火，助助你們的燈興。」李紋道：「你們都在陸地上玩，我要玩到水裡去。紮幾百盞荷光燈，從葎葉渚一帶放下去，也不教寂寞了碧水寒流。」寶琴道：「我還要玩到天上去，大大小小糊起幾十個風箏來，帶上彩燈，把風箏放高了，連園子外頭的人都瞧見呢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都被你們想了去叫我換出什麼樣兒來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人家費了多少心思力氣鬧起這些玩意兒來，二哥哥現現成成瞧熱鬧倒不好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到底自己也要想出些玩兒來。我記得娘娘省親那一年，正是燈節，園裡頭樹株枝上都有點綴，如今叫他們見什麼樹就紮什麼花綴上。剪彩為花，縷絲作柳，其間顏色紅綠相映，好比羯鼓一催百花齊放，較那一年還要新奇異樣才有趣呢。」

話未完，李紈到了，原來李紈因惜春這裡邀了眾姊妹過去，以為罕事，走來一問，眾人告訴他緣由，寶玉便要李紈也來隨興。李紈道：「我是稻香村本色，就在門前紮些『田家樂』故事燈罷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史大妹妹何必自去動手？你縱有巧思，也要費工夫。像你這樣玩起來，不是取樂，竟是討苦吃了。只要大家出個主意，我和二嫂子去說一聲，叫紮燈匠依樣做起來，什麼燈彩不齊備呢？」大家都道：「這樣簡截。」寶玉見惜春靜坐不發一言，便道：「四妹妹，庵裡也該佈置些什麼，請老太太來瞧瞧，別太孤寂了。」惜春道：「一定要瞧我的，明年元宵，等你們盡了興到庵裡來，我便仿葉先師故事，結起一座虹橋，同你們上橋赴廣陵一遊。」眾人都疑惜春謊言，惟有黛玉半信半疑，道：「四妹妹果然顯出仙術，帶挈我俯覽蕪城風景，好比又回了家鄉一趟，感不勝言。」寶玉也歡喜道：「四妹妹果然比眾不同，把他們的都賽下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們自上揚州，我在園子裡玩我的燈。」這裡眾人還坐著講些閒話，寶玉便當一件正經事，趕忙出了櫳翠庵來到鳳姐處告訴了，要鳳姐也隨他們鼓起興來。鳳姐道：「唉呀呀！原算你們會樂，你不瞧瞧攤了一桌子，天天一個三更。虧大嫂子不來幫幫我，倒同你們鬧起這些來。」正說著，院子裡老婆子報導：「東府裡大爺過來了。」一時賈珍走進，鳳姐與寶玉連忙起身讓坐。賈珍見鳳姐正在查算帳目，兩個小丫頭手裡捧了兩絡子帳本站在旁邊，平兒也幫著核對，便笑道：「我知這幾天妹妹忙壞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過年的事，按著老規矩，倒不費什麼。前兒大哥那邊送來的彩飾祠堂工料帳，知道是大哥經手的，不用細查，不過瞧了瞧後邊總結就擦開了。這裡頭局同工程上的支銷帳，不能不細細查一查，也差不多清楚快了。」賈珍道：「那邊的工費都是我同蓉兒親自料理，他們也不敢浮冒。我先核了一核，駁正了才送過來的。」鳳姐道：「近年來大哥那邊事情也忙，又累大哥多費這一番心。正是，前兒蓉兒到禮部裡領出來的春祭銀兩，老太太說橫豎要大哥經手辦的，往後領出來就留在那邊，不必送過來。」

賈珍笑道：「老太太原是優恤小輩要省事的意思，我叫送過來，也不過要他老人家歡喜，瞧瞧著『皇恩永賜』四個字。既是老太太那麼吩咐，底下領了銀子來，告訴一聲就是了。」鳳姐又道：「今年莊子上來的野味分了许多過來，別那邊不夠分派。」賈珍道：「那裡的話！烏進孝這老頭兒自己也不來，因是今年的收成足有十分，租籽也完得好，送的禮更豐盛。咱們族裡這些人，往年等不到繳租籽的時候，先猴頭頸頸的進來打探了幾趟，今年到如今還有好幾家子沒來領。再等幾天，只好打發人送去，完畢了這件事好過年。今兒這來有一句話同妹妹商量。好多時沒有請老太太、太太同妹妹們過去坐坐，一來因這裡的事情忙，又想不出什麼

新奇玩耍，不過外頭去叫一班戲進來，就是這幾齣戲也瞧熟的了。前兒在老裘家赴席，見一班跑馬賣械的女孩子，人都長得乾淨，他們對跑換馬，又在馬上耍的什麼丹鳳朝陽，黃鶯穿梭這些牌兒名，還有翻雲梯、上高竿、十錦雜耍，比瞧戲新鮮一點。那邊桂香廳簾道子裡頭，先前寶兒兄弟在那裡射過鴿子的，馬也跑得開。大家過去樂一天，不知老太太賞臉不賞臉？妹妹這裡的事暫且擱一天……」賈珍話未完，寶玉接口道：「我在外邊也聽說這一班，果然大哥哥想的到的，老太太一定愛瞧的。」鳳姐道：「只要老太太高興，斷沒有不陪著過去的。」賈珍站起身來道：「我過去見見老太太。」說著，便同寶玉到賈母屋裡去了。賈珍才出去，賈璉進來道：「咱們老爺升了，任上還有書子來。我去見了老太太回來再說話。」賈璉便往賈母處來，與賈母叩喜道：「孫子剛才在吏部裡頭，聽見軍機處有信出來，老爺升了河南臬司，接到廷寄就要進京陛見。扣算日子起來，趕燈節前可到。老爺任上還有書子。」說著，向懷裡掏出，先念了賈政與賈母請安稟帖，再將家信與賈母聽了。信內的說話，「家中可喜之事備已知悉，皆賴祖宗福蔭所致。不可因手頭寬裕，任意驕奢。寶玉給假在家，慎勿以游嬉為事，荒廢詞章。時下外官州縣難做，將來朝試散館，一放外任，伊年幼無知，甚為可畏」等語，賈母聽了道：「老爺信內為什麼不提進京的話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發信在先，還不知有升轉一事，所以未曾提及。」賈母點點頭。賈璉又笑向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可聽見了嗎？」寶玉聽賈璉念家書說到訓飭他的話，早已站了起來。此時賈璉提了一句，只得應了一聲「聽見的了」。賈珍在旁接口道：「論寶兄弟的學問，也斷不至此；況且聖恩優渥，知他年輕，未諳民社，一定多留在瀛署多年，易於升轉。那是老爺的過慮。」賈母聽了歡喜道：「正是。珍大哥，你的寶兄弟也算虧他的了。他老子自己任上的事情也繁，何必這樣操心！兒孫自有兒孫福。不是我自己說這話，如今算起來，壽也有了，福也享了，我歡喜的孫子、重孫子都中舉做了官了；不遂心的事，都遂了心了；家裡意外的喜事也瞧見了。仰賴上蒼保佑，皇恩祖德，天高地厚，還要盤算什麼？只顧樂我的就是了。你今兒來請我過去瞧瞧馬賣械，算起來年底裡也沒有日子了，過新年再瞧罷。」賈珍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又和賈母說了幾句話，然後站起身來，退了出去。賈璉、寶玉都送了賈珍，寶玉自回園子裡來。

閒話少敘，連日就有親族交遊到來賀喜，賈璉支應。非寶玉的同年至好，也不出去應酬，只躲在園裡頭玩耍。一日，閒步到紫菱洲來，見黛玉、寶釵先在那裡瞧湘雲紮燈。寶玉道：

「鳳姊姊已吩咐，叫外邊燈彩匠趕緊紮去，你又在這裡忙什麼？」湘雲道：「我知道。橫豎盡閒在這裡，我是紮幾盞來玩我的。聽見珍大哥也傳了精巧匠人在那裡紮燈，請老太太過去瞧瞧馬賣械，自然咱們都要跟著去的。我一天盼一天過了年，好瞧熱鬧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也盼四妹妹帶挈我上揚州呢。」寶釵道：「瞧你們高興，到那時候偏偏老爺回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要老太太高興，請了老太太來玩咱們的燈，樂咱們的。老爺回來，陛見過了，也沒在家耽擱的工夫，那裡還來查察！」湘雲道：「咱們的詩，妙師父為什麼留住了還沒送回來？這裡打發個人去問聲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別去催他，這會兒沒有送來。一定他留情，要和我們二十六首呢。」正在閒話，只見薛姨媽的丫頭同貴來找寶釵，說：「大爺出了罪，同二爺回家了。太太叫我来告訴姑奶奶一聲。才到蘅蕪苑，四兒說奶奶找瀟湘館奶奶去了。我到了那裡又找來的。」

「於是，眾人都替薛姨媽歡喜。黛玉道：「難得你大爺趕年前回了家，你太太自然歡喜的了。」同貴道：「正是，太太說新年裡就要擺酒請客。梅家任上還沒信來，三月裡先要辦香菱姑娘的喜事，底下再辦……」同貴說到這裡，嗽著岫煙又一笑，縮住了口。眾人都已理會，獨有寶玉心上未免悵然，以為咱們園子裡又少了一個知己姊妹。寶釵因要問同貴的話，站起身來先和同貴回蘅蕪苑去了。寶、黛二人又坐了一會，然後回去。

時光迅速，瞬眼已是除夕。清晨起來，自賈母以下，凡有誥命者，皆按品妝戴入宮，辭歲回來，賈母先在自己院裡供了天地佛馬等。寶玉入朝回府，帶領他姊妹並邢、王二夫人、妯娌人等，先在灶王前供獻已畢，到宗祠家廟裡行了禮，拜過影像，回房歇息。寶玉就在賈母、王夫人處辭了歲，又到各處一走。吃了早飯，外邊已經伺候出門，揀幾個要緊地方親自一到，趕忙回來。見榮國府大門洞開，門前車馬喧闐，人聲雜沓，都是來辭歲的官員紳士，以及戚好世交。寶玉躲在車內，不及招接，徑到儀門下車。裡外懸燈結綵，顯耀異常。寶玉望聚錦門來，進園中，一路豎起蠹燈，兩旁樹枝上，果有紅綠相間的點綴，是花是葉，巧奪天工。眾媳婦、丫環都已換上新豔衣裙，粉香脂豔，鬢影釵光，目不暇給。

一時到了怡紅院，小丫頭道：「姑娘們都逛去了。」寶玉因早上起來應酬了大半天，覺身子有些乏了，便一個人坐下。

心中歡喜，想道：照像今年過這麼一年光陰，洵不虛度，凡可悲可恨之事，翻轉來都成了天下所無，古今罕有的樂事。不但事已如斯，連所見所聞別人的事，亦無不稱心如意。有生若此，竟不知離恨天為何物矣！

正在出神，鳳姐處打發人來說：「老太太吩咐，今年的合歡宴擺做兩處。本家爺們來的不少，席面擺在大花廳上，叫咱們二爺同那邊珍大爺支應。二爺和奶奶、姑娘們就在綺散齋，老太太出去近便些。今年老太太分外高興，定了兩班好戲，還叫傳梨香院的女孩子都去伺候。有幾十架煙火，晚上放呢。二爺快走罷。」寶玉把身上帶的表瞧了一瞧道：「時候也不早了，今兒老太太高興起來，多坐一會子，咱們再瞧瞧燈火，怕就該出去隨班朝賀的時候了。不如趁這會兒打個盹兒。」當下和衣倒在炕上，才朦朧合眼，耳邊聽得有人喚了聲「二爺」，似四兒的聲音，睜眼一看，卻是五兒遞過一本詩稿，說是妙師父打發人送來的。寶玉接過展開，留心要瞧妙玉評的詩眼力何如？五兒手裡又遞過一紙字帖兒道：「還有妙師父的名帖，請二爺就到太虛宮去，有要緊話告訴二爺呢。」寶玉便將詩本撩下，瞧那帖兒上寫的「太虛幻境妙玉拜」。寶玉看了，心上狐疑道：「這會兒請我去講什麼話呢？他向來自稱檻外人，忽然又換了『太虛幻境』四個字。」心想到黛玉那裡告訴了這句話再去，又怕黛玉阻止他，便起身步出園來。走至二門外，不見小廝們，獨自一個出了府門，直行至太虛宮前，見宮門半掩，徑進裡邊。

過了牌坊，見情天匾額下站一宮妝女子，宛似從前曾見面淡泠的人。料他必來款接，忙趨步上前。那女子反向寶玉叱問道：「何處俗物，擅入此間？」寶玉見女子加以厲色，遂卻卻步，自覺赧顏，只得俯首相告道：「我是來會妙師父的，不知他住在一個屋子裡，望仙姑指引。」那女子答道：「這裡沒有什麼妙師父，還不快走！」寶玉道：「明明剛才妙師父打發人去招我來的，怎說沒有他呢？」那女子道：「這裡乃清虛飄渺之所，說有便有，說無便無。縱然有他，也未必肯出來見你。」

你如不信，儘管在此著迷，莫怨耽誤你的事。」說著，徑自走進，把角門掩上了。

寶玉恍惚記起前日親送妙玉到此，為什麼一時竟無處找尋他的居室？這宮妝女子又是可處來的？被他冷落。心頭納悶，信步行去，進了一座宮院。見牆下自己移植那棵淚草蔥翠依然。

正在注目凝思，只聽隔牆送出一派歌聲，字字清朗。歌的是：

一個是閨苑仙葩，一個是美玉無瑕。只怕沒前因，今生怎想遇著他。畢竟有奇緣，肯教心事成虛話。從前枉自嗟呀；到後何須牽掛！撈起了水中月，栽活了鏡中花。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，怎忍他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。

曲終人不見，餘韻悠然。寶玉聽了還要咄味其詞，出神佇立。忽見院門啟處，步出一女子來，似曾相識，一時記不起是誰。因才被宮妝女子呵叱，未敢造次。見那女子笑臉相迎，迥非頃間落寞光景，便向前作揖問道：「何處歌聲嘹亮乃爾，昔年似曾聆過此音。」那女子道：「詞調雖舊，句義更新，今被竊聽了去，恐還未能明晰。我感使者送劍之情，不避嫌疑，與君一面，引你到一個地方去，索性把曲中的前因後果都明白了。」

說著，便挪移向前，寶玉廝跟在後。轉彎抹角行來，依舊到了配廡「薄命司」中。那女子道：「這裡是使者到過的，還把先前所看『金陵十二釵』正、副冊一瞧，別的都不用看他。」

「當下揭了廚門上封條，開取薄冊出來。翻開先將冊上舊的，指與寶玉瞧了，再看改的。寶玉看了大半，有些會悟，向女子央告道：「敢乞神仙姊姊借我紙筆，抄那幾頁的詞句回去，叫咱們園子裡姊妹大家一瞧，庶不辜負了今兒這一番指示。」那女子沉思道：「已往之事也不怕漏泄天機，那旁桌子上現有筆硯花箋，你都錄了去就是。」一面寶玉錄寫，仙女指道：「這便是正冊上第一頁，改分兩頁的。」看寶玉寫了，又把看過這幾頁挨次指點明白。寶玉寫就，又道：「姊姊，何不再引我到那未曾看過這幾頁裡頭

去瞧瞧？」仙女道：「古往今來，普天世界的女子，雖各人遭際結局不同，總越不過匾額上的『情天孽海』四個字。就是『金陵十二釵』裡頭這幾個人，全虧太虛幻境的警幻仙子，費了多少神力，硬改了注定的冊子，才得檠燈復燄。也只為完就絳珠仙子靈河岸上一段未了情緣，其餘幾個人，都是帶挈的，何必再閱他司，多牽情恨？使者到此也有時候了，速速回去罷。」寶玉無奈，只得把抄的詞句揣在懷裡，拜謝仙女，離了太虛宮回家。